

凌禁時刻

唉呀！頭好痛，又是個討厭的星期一。

時間是六點五十九，明明已經醒了，心卻沉重得起不來，算了！能多待一秒就多待一秒。

起床洗漱、吃早餐，媽媽：

「明明早就起來了！怎麼不早點起來準備呢？女生應該開心點才會可愛啊！」

我心想：「怎麼開心得起來……」，拖著宛如鐵塊一樣重的雙腳，滿是不甘願的心情，出發了。

到了學校，今天是進來此處第幾天啊？記得好像是第二個月，也過一個半月了，怎麼還是沒什麼進展？

在座位上等待，過了許久，眼看下課鐘聲即將響起，起身去走廊準備迎接「新人」。

顫抖的手握緊「勇氣」，又來到這個熟悉的時刻。

一位戴著眼鏡看起來像書呆子的男生，從走廊盡頭的大門衝進來，他將所有恐懼寫在臉上。

一邊跑一邊大喊著：

「救我！啊！我要死了。」

我顫抖的手在這一刻，停下了，我朝著與他反方向衝去，手握緊「勇氣」朝他的方向揮去，他說：「欸！怎麼你也……難道你也是和牠們一夥的？」

我沒回話繼續動作……

牠對眼鏡男說道：

「欸！書呆子，作業幫我寫了沒有？考試的小抄準備好了嗎？沒做的話，放學你就完了！」

我一邊揮舞著「勇氣」抵擋牠的攻擊，一邊對牠說道：

「你就是忌妒他的課業比你好吧？把對別人的忌妒轉變成欺負他人的理由，這是正確的嗎？」

牠一下子變小了很多，我趁著牠還沒有反抗能力，用「勇氣」解決了牠。

眼鏡男冷靜下來說道：

「抱歉，剛剛誤會你，我叫陳世張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凌雲，不用謝！」

眼鏡男：「這邊是……？」

我開始講解道：

「我這邊目前還沒搞清楚出去的方法，先講已經知道的情報。

這邊只有我們而已，這裡是一個分不清現實還是虛幻的地方，不會有道理可言，你做好覺悟吧！」

看著一旁已經被消滅的「牠」慢慢消散，我喘口氣之後說道：

「休息夠了就起來吧！我要去跟林希惠會合。」

陳世張疑惑地問：

「你的同伴喔？我還以為你是自己一個人，等等！妳是女生為什麼頭髮那麼短？為什麼這邊感覺只有我們，沒有其他人？」

「大家對我第一印象就是不男不女，都會評斷我是人妖，還覺得我有傳染病之類的，大家都是以看熱鬧的心情在看待這件事，即使這些謠言很假，卻沒人刻意識破，倒是你不害怕我嗎？」

她為什麼會來到這個地方？並救了我，只記得當時被幾個同學踹，驚恐的我閉上眼睛，就在幾乎要放棄生存意志時，突然世界變得寂靜，映入眼簾的是一個新的地方，由於周圍變化太快，我還沒反應過來，只記得身體自己動起來，回過神來，她就救了我，不然我可能成了盤中餐。

於是心中只有一個念頭：「總之！先跟著她，免得又被追殺。」

林希惠：「你來啦！凌雲，還帶著一個『新人』？走吧！上課時間快到了。」

「林希惠」只有面對我的時候，看起來天不怕地不怕，實際上的她卻怕東怕西，連家人出去買菜一下，她都要打電話叫我跟她講話，不然她不安心，卻又常常假裝自己很強地說：「凌雲！你不會不敢做吧？怎麼那麼膽小呢？」。

「上課時間快到了？什麼情況？」

「到了上課時間，『牠們』就會比較安分，因為有老師在，這點常識應該不難理解啊？」

希惠裝成一副大人模樣說：

「這位新人還沒搞清楚狀況，你放心吧！我們已經完全了解情況了，總之你要先跟我們一起行動。」

「等一下！我們還沒完全搞清楚，不要亂講。」

「你就不能裝一下嗎？至少顯得我們比較強。」

隔日，我一邊展示「勇氣」，一邊說道：

「世張，你進來這邊有段時間了，可以適應了吧？，你就先從實戰中學習吧，擊敗它需要使用我們手中的『勇氣』。勇氣是我們的武器，顧名思義就是勇氣的『實體化』，好比說我的形狀是一支巨型手電筒，蓋子延伸出來像是斧頭一樣，至於你的是什麼形狀，實戰就知道了。」

「蛤！實戰！等……等一下！」

希惠把世張從教室門口推出去，不耐煩地說道：

「做就對了啦！」

我看著世張驚恐的臉，在下課鐘聲響的那刻，我被拉進回憶之中……

當時一群人圍在我身邊，批評我的長相，說我是怪物生出來的孩子，其中最常欺負我的人，笑著對我說：

「怪物小孩，能讓你坐我旁邊，就應該感謝我了，別人都不想跟你坐，很渴

吧？給你呵！哈哈哈哈！」

說著就一邊把飲料澆在我頭上。

我跑到廁所清洗頭髮，這是什麼口味？應該是葡萄口味吧，抬頭看著鏡子中的我，那眼神中透露出的不是希望、不是憤怒、不是傷心，只有如黑洞般空虛的心靈。淋在我頭上的葡萄汁，在我耳邊發出訕笑我的聲音，吹熄了氣若游絲的火苗，吹熄了最後的求生意志，算了！只想閉上眼睛，什麼都不要去想……

下課鐘響，突然進到這邊的我，只有滿滿的疑惑，而資訊量超載的我，傻傻地站在走廊，直到牠被那位學姊打倒，才反應過來。

雖然相處時間不長，但她教我如何使用「勇氣」，更重要的是，她的溫柔讓我重新燃起活下去的戰鬥意志。

「你這樣不行喔！雖然只相處一個月，但你很勇敢，已經可以自己生存了，從一開始那個眼神空洞，到現在變成有精神又可愛的女孩，我就可以放心地走了。」

心裡明明只想抓緊她，不讓她走，我卻站在那裡呆若木雞。

「你要去哪裡？你要離開我？」

她笑著對我說：

「我要轉學了，去其他學校幫助『新人』，一定捨不得吧？不過你還真特別，不會哭鬧著叫我不要走，但這樣也讓我更安心了。」

她出發時，我對她大喊：

「欸！我們還不知道對方的名字。」

她也對我大喊

「哈哈！我都忘了這件事，太專注於訓練你了，不然這樣吧，等我們都出去，再好好一起玩吧！面對他們要勇敢說出你自己的想法喔！」

隨著聲音逐漸變小……

「欸欸！你恍神啦，難得你會這樣，走吧，世張已經會用『勇氣』了，我們快去吃飯，我快餓死了。」

我看著世張手上的巨型粉筆，沒有說話……

希惠又笑著對世張說：

「你不錯嘛！學得很快，兩個禮拜就會了，凌雲學了整整一個月喔！」

我提醒道：

「快下課了，趕快回家，明天我們要一起清除小的『牠們』，免得新人進來時太棘手。」

一大清早就被世張、希惠的叫聲吵醒。唉呀！吵死了。

「凌雲！妳不跟同學一起去學校嗎？快點下來喔！」

媽媽很驚訝又感動的說道：

「凌雲！那是你朋友嗎？他們在等妳，趕快囉！真難得會有朋友來找你。」

我不耐煩地嘆了口氣，吃完早餐就準備上路了。

「怎麼會突然要一起上學，我只想低調，而且別人看來，我們只是一群好欺負的傢伙。」

「跟朋友一起上學有什麼不好的，不過好欺負是事實就對了……」

因為要開始清除所謂的「牠們」，內心開始有了波動，將我要勇敢面對牠們的心情，轉化成勇氣，經由全身集中心志形成我的斧頭。

而平常大膽的希惠，又開始縮在旁邊瑟瑟發抖，不過我不意外就是了。

下課鐘響，世張緊張地站在我旁邊，手握緊「勇氣」。

只見牠們從校門口衝出來，模樣醜陋至極，白色矮小的身軀，絲毫不影響牠身上散發出的恐懼，每個都戴著校帽，並且咧嘴狂笑地衝向我們。

世張害怕得說道：

「欸！也太多了吧！之前實戰也沒那麼多隻吧，對吧！沒那麼多隻的啊！」

「再可怕也要動起來，不要像希惠一樣，這點程度死不了。」

隨著牠們以怪異的跑步姿勢前進，牠們的聲音也越來越明顯。

「欸欸！好好笑喔！」

「你看你看！等一下又要找老師了！」

「我們不要靠近，等等也會被一起欺負！」

「你看！不男不女的。」

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話，隨著時間慢慢地，一點一滴地累積。旁觀者的鄙視、旁觀者的批評、旁觀者的毫無作為，讓一顆曾經純淨透明的心，變得不再閃閃發亮。

想到這邊，我因緊張而顫抖的手停下了，沒有一絲雜念向牠們衝去……

清理完「牠們」，身體累得不想動，心情異常沉重，世張也累得癱倒在旁邊，希惠一樣蹲在旁。回家吧，今天真的太累了。

「我本來就長這樣也有錯嗎？長相不能自己決定的啊！如果因為長得比較漂亮就得被欺負，我倒寧願自己是個醜八怪。每次這樣問自己，淚水撲簌簌地淌下。她們自己不敢去跟他聊天，卻怪我可以跟他聊得很開心，放學時她們還把書包丟在我身上，為什麼不能是別人長得好看一點？為什麼不能是她們自己去找他？為什麼我就是不敢去跟老師講？」

希惠如果不看個性，的確是一個人人喜歡的女孩，正是因為被學校所有女生公認的「帥哥」喜歡，那些女生便把錯怪到希惠身上，甚至開始欺負她，希會因為膽小的個性，從來都不敢去跟老師講。

還記得當時我常常站得遠遠地，沉默無語地看著她被欺負，卻不敢靠近，免得被同學找藉口嘲笑我的性別，然後再度被欺負。

我躺在床上回想今天老師說的，明天隔壁班會有轉學生，聽說她是因為爸爸長期家暴，才轉學過來，也就是說明天又要跟希惠一起去接「新人」，應該會順利吧！算了，多想浪費體力，睡覺吧！

嘩嘩嘩！鬧鐘聲把我吵醒，今天是第三個月了吧！世張、希惠已經在樓下等我一起上學，要我說多少遍，我不想引起別人注意，如今看來，我想低調都不行了。

收拾今天上課會用到的書，嘆了口氣並說道：

「轉學生進來一個月了吧！雖然她被政府保護著不能跟爸爸見面，不過她好像內心還是沒法放過自己，今天會比較難喔！『新人』的爸爸長期施暴，所以心理層面的壓力很大，『牠』可能很難對付。」

「不是吧！我好不容易在這邊生存兩個月了，這樣我們不就可能會一起被拖下水？」

我沒有回話，繼續走向學校，因為我自己也很緊張。第一次接「新人」，是接世張，他的心理陰影可能還沒完全呈現，所以牠暫時比較好解決，但這次就很棘手了，因為完全成形的「牠」，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對付，更何況世張或希惠。

又再次來到這個熟悉的時刻，下課鐘響起，「新人」從校門走進來，她沒有奔跑，只是靜靜地走進來，看見她背後的「牠」從陰暗的影子中走出，型狀怪異，下半身是八隻章魚腳，上半身明顯是一個標準醉漢的穿搭，白色內衣、手上拿著喝了一半的酒瓶，牠體型占滿了走廊的寬度，強烈的壓迫感排山倒海襲捲而來。

牠走路搖搖晃晃地破口大罵道：

「妳最好快點給我滾回來！好大的狗膽，你又要去哪裡幹嘛！昀靜玲！」

「就是因為你的學費才會搞垮我們家，還不回來！我要打人了喔！」

原來她叫昀靜玲，她似乎沒有要回頭的意思，臉上沒有表情，眼睛不停流淚，從牠口中講的話可以推測出，似乎是因為要繳學費的關係，導致她爸爸壓力過大，便藉由喝酒來紓壓，卻又因情緒控管不好才對家人施暴。

我跟世張分別躲在走廊兩旁的柱子後面，準備迎戰，這次會成功嗎？能順利接到新人嗎？會活著嗎？……

煩死了！怎麼會想那麼多？跟平常的我真不像，但該做的還是得做。顫抖的手在這一刻停了下來，向前衝去，只是這次與想像中完全不同，迎面而來的是章魚靈活狡詐的觸手，把我硬生生地壓制在牆上，一起衝出的世張也同樣地被壓在牆上，昀靜玲完全沒掙扎地被牠用觸手捲起，並且往頂樓攀升。

怎麼回事！用盡力氣掙扎，觸手卻絲毫不為所動，剎那間觸手一鬆，頓感不妙，衝向頂樓，看見牠已經慢慢消散。

我心想：

「是誰？是誰打倒牠的？昀靜玲呢？」

聯想到一切，從樓上往下看，只看見一個人躺在血泊中，變成不會動的屍體，面對生離死別，我異常冷靜，或許是刻意避開思考，整個人呆滯在巨大烏雲的迷眩中……

世張痛聲大哭道：

「我們明明可以救到她的！近在咫尺，為什麼就偏偏是我們幾個被欺負？為什麼我們總是被同學看不順眼？為什麼救不到昀靜玲？」

希惠也在旁啜泣道：

「不要！我不要變成這樣！凌雲，我們出得去對吧？我不想永遠困在這邊啊！」

聽到希惠這樣說，我抬頭仰望天空又哭又笑，已經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了。

隔天老師沉重地說：

「昨天的事非常遺憾，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了，後續的話，學校會做班級心理輔導，以及全校性的輔導宣導。請同學們切記珍惜生命。有什麼事要勇敢說出來，絕對不要自己悶在心裡。」

當然！老師會努力宣導，但有時候想要講出來，卻非常難，明明希望自己可以講出口，卻又不知為何而退縮了。

經過這件事，心情越加沉重，總感覺什麼不好的事情要發生了，開始懷疑自己到底能不能抵抗牠們。我們其實都想跟大家好好相處，卻沒辦法，每次被關心，我卻一再選擇逃避，完全不想去思考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其實只是給自己找一個避免思考的藉口罷了。

再次被鬧鐘吵醒，床怎麼是硬的？我怎麼會在學校醒來？

周遭的氣氛開始越發混亂，我奔向操場，牠高大的身軀豎立在操場中央，準備上前迎戰時，手機響起。

「喂！凌雲妳在哪？我跟世張分別被困在家門口、上學的路上，真的好害怕……」

「怎麼回事？妳得要撐著喔！我一定會趕過去搭救妳的。」

這就是最後一次了嗎？還沒準備好就遇到了，不管了！我得趕快去救她，奮鬥吧！隨即上前奮力迎戰。

牠高聳的身軀，宛如一棟大廈，我完全被籠罩在牠的影子底下，形狀怪異，穿著類似太空服，藤蔓般的頭髮垂到地上。

對我咆哮道：

「又是妳！上次葡萄汁好喝嗎？哈—哈—哈—……」

我的手顫抖著，內心被恐懼支配，向牠衝去，還沒靠近就被長長的頭髮絆倒，並纏住動彈不得。

「怎麼了？怪物小孩，為什麼不動了？妳要找媽媽了喔？」

我試圖掙脫，邊對牠說：

「妳怎麼那麼難纏！妳一定要這樣嗎？」

我又再次陷入回憶中，那些被同學欺負的回憶，如驚濤駭浪湧入腦海，這是人生跑馬燈嗎？為什麼偏偏到了這一刻卻還在害怕？

我回憶起以前那些被欺負的畫面，那些讓我害怕得不敢回憶的東西，全部浮現出來，好想放棄……

不對！希惠、世張也還在戰鬥，再次握緊手，「勇氣」還抓得到，還抓得到就絕對不能輕易放開。

掙脫束縛向牠衝去，手抖得很厲害，再次被抓住，再次用力掙脫，被抓住，用力掙脫，抓住，掙脫……

「好麻煩啊！妳本就應該乖乖被欺負，不要抵抗啦！」

我對牠大聲說：

「我會一直重新站起來，直到妳不敢再欺侮我為止。」

我用盡全力朝牠揮去，牠肚子中間裂開一到縫，裂縫中透出陽光，影子底下的陽光顯得格外刺眼，牠，終於倒下……

要去救她，拖著疲憊的身體準備離開，卻不由自主地癱軟在地。

「妳要去哪？哈哈！妳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？」

我不是已經解決牠了嗎？我真的就只能這樣了嗎？

牠從太空服裝中鑽出，用細長的手將我抓起，又是那個奚落我的邪惡笑容，心想乾脆就這樣被抓走算了，心力交瘁的我絲毫沒有抵抗……

「不抵抗了？最後妳還是輸給我，哈一哈一哈！」

眼看就要喪命之時，一道強光閃過，我的手電筒亮起了，牠的眼睛被刺激得無法張開。

我對她大吼道：

「我只是頭髮短了點的女生，我從不會抱怨為什麼只有我，也不會因為任何簡單的理由輕易去評斷別人，我再也不會讓妳欺負我了，決定遇到困難要堅強再次站起來，我！不再是以前的我，我是一個有自信的人，我要喜歡我自己。」

希惠、世張也在等我，那位學姊也是，今天！就是今天！我要為自己再勇敢一次！

「我叫凌雲！」

「請多多指教！」

那一刻手停止顫抖。

牠徹徹底底地倒下……

我用「勇氣」撐起，一步一步趕到希惠家門前，無力的癱倒在地，發現世張也累倒得在旁邊坐著喘息，看見希惠正拿著「勇氣」，卻不敢上前戰鬥。

我趕到了，那句「我會來救妳。」我的確趕到了，我要奮鬥，希惠自己沒辦法……

此時希惠看見凌雲用「勇氣」一拐一拐地走來。

我聽見凌雲氣喘吁吁地說著：「我來救你了」，卻無力的倒在一旁，凌雲打敗牠了，我卻沒有，我想和她一樣面對現實，恐懼卻如釘子般，把我的腳釘在地上，無法動彈。

牠：「唉喲！只會討人愛的美女，加上不男不女的怪人，簡直就是自動送上門來想被我欺負的嘛，真棒啊！」

「希……希惠！戰鬥！難道你想繼續被欺負嗎？」

「世張也在戰鬥，那位學姊也在戰鬥，大家都在戰鬥，在世界上的其他角落，也還有許多人正在努力地奮鬥著，只要還有意識，永遠都不要放棄。」

「勇……敢起來……起來。」

我再次用「勇氣」撐起，即使身體超負荷，即使可能喪命，用盡全力大吼，緊跟希惠一起衝向牠……

我張開眼睛，輔導老師關心問道：

「凌雲！凌雲！你還好嗎？」

「嗯！還好，謝謝老師。」

當時的輔導老師，顯得格外神秘，但與其說是輔導老師，不如說是催眠師，不過那些都不重要了，我終於學會面對同學了。

我站起身準備離開輔導室，老師對我說道：

「妳把牠們都解決了嗎？」

我笑了！好久沒這樣毫無負擔地笑，最純粹地笑了……

我對老師說道：

「對！」

希惠、世張在外面對我招手，我微笑著起身，走出輔導室。

希惠：「凌雲妳哪有不男不女？明明就很可愛！」

世張：「哈哈！」

我們忍不住一起笑，最純真地笑了。

「你們都還好吧？這件事說了也沒人會信，就當是我們幾個的秘密吧！」

「我們一起去找那位學姊吧！我也很好奇她叫什麼名子，我要好好感謝幫助過我的人，我們作到了。」

太陽奮力掙扎地從黑壓壓的雲霧縫隙間，對我們露出和煦的笑臉。沒錯！正是這樣，烏雲終究會過去，陽光會再度降臨大地……

開始回憶起老師對我說的話：

「現在開始，想像他們欺負妳，來自妳心裡的恐懼，變成牠，戰勝恐懼，妳會進入這個世界，拿出用勇氣與牠對抗吧！」

「閉上眼睛」

「現在」

「開始……」